

新民洲的秋天

□ 郭亚东

秋天的新民洲是一幅色彩风景画。“数树深红出浅黄”。白杨、水杉把叶子染成了金黄，香樟树把老叶涂红，像一朵新艳的花，路边的丝棉木果实也像盛开的花，最耀眼的要算乌柏树了，把自己完全装扮成红枫，在旷野上仿佛一团燃烧的火。秋天新民洲的田野是一片金色的世界，金黄的稻谷，平坦如砥，一望无际，一台台红色绿色的收割机、拖拉机唱着欢歌，在田间收割水稻、玉米、耕作，如同金海泛舟——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现代农业画卷铺展开来。

秋天，新民洲的空气洁净得像水洗过一样，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稻香、秸秆粉碎散发出来的清香和土地翻耕洋溢出的泥土芬芳。走在路边，扑面而来的樟树香、桂花香，沁人心脾。被雾霾和尾气困扰的城里人，一旦来到这里，总想贪婪地呼吸，恨不得把这里的好空气全都带回家。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新民洲秋天的水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河盈沟满，没有夏日暴雨的冲刷，河水清澈，涨落也全不像春夏那般湍急。水波不惊、顾盼回眸，将天上的云彩和河堤上的树林全倒映在水中。经过春夏的生长，河里的鱼在秋天最为肥美鲜嫩。河中间，常常有鱼儿跃出水面，溅起朵朵水花；河岸边一字排开的垂钓者怡然自得，不时提上活蹦乱跳的鱼来。成群的鹅鸭在水面上悠闲嬉戏，不时传来欢叫声。

秋天的新民洲最宜人。不见尘土飞扬，没有空气浑浊，有的是那葱郁葳蕤的香樟、桂花、石楠、女贞、黄杨、广玉兰；有的是金黄的银杏、梧桐；有的是小河畔婀娜多姿、婆娑起舞的垂杨柳；有的是花和树弥漫的馨香；有的是紫薇树盛开的红红白白的花；有的是广场上悠扬悦耳的音乐和健身舞的身姿；有的是乡村都市的恬静和其乐融融……

秋天是新民洲人最忙碌的季节。农机手们忙着保养机器、整理场头、仓库和农具。水稻开镰后，大型收割机、拖拉机日夜在田间驰骋、欢唱。收获的是今年汗水的结晶，播下的更是来年的希望。作为专业木材港口的新民洲港仍是一片繁忙，装满木材运往全国各地的车辆来来往往，奔流不息。新民洲生态木业小镇在晨曦中的轮廓日益清晰，新民洲人正阔步行走在追梦的大道上……

秋天的新民洲，是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景画；秋天的新民洲，是一首悠扬悦耳的田园歌！

冬寒萝卜香

□ 董国宾

收完萝卜，冬天就到了。家家户户有的是萝卜，红萝卜、青萝卜、白萝卜……色彩各异的萝卜，是往昔庄户人家的主打菜，一入冬，各种萝卜菜赶着时令纷纷登场了。

冬天刚一露头，记忆中我家定会喝萝卜汤。萝卜汤跟着节气走过来，我们那大片小片村庄，称这汤为“立冬萝卜汤”，这是乡村浓郁的立冬习俗。喝了萝卜汤，驱寒暖胃还营养，家乡的百姓都遵循这个理儿。

一提到立冬萝卜汤，香味扑鼻的鸭肉萝卜汤，就自个儿从我脑海跑出来。它浓郁的香和爽，仿佛仍氤氲在眼前的空气里。久远的年月里，母亲总会将这顿迎冬萝卜汤，早早安排家庭生活规划之中。我家惯常的日子过得紧巴，可水嫩的大萝卜家里富足，鸡鸭鹅这些家禽也成群满圈。用萝卜和鸭子做原料，烹煮一大锅汤汁流油的萝卜汤，你一大碗，我一大碗，作为迎冬家宴，于家人是福了。

冬天是深巷，寒冷在这个巷子里四处敲锣打鼓。世间热爱生活的人，无视它的锣鼓喧天，一家一户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雕琢自个儿的人生和趣乐。寒冬来了，一筐筐大萝卜，一成不变地打磨着人们一天天行走的光阴和家常。

冷冰冰的冬天里，拿了一个红萝卜，就是个好日子。红萝卜水分多，辣味少，去皮后生吃，萝卜肉白洁晶莹，雪梨一般，嚼上几口又脆又爽，可作为天然的微辣水果。青萝卜果肉透着翠绿，辣味和口感要浓些。白萝卜呢，取来生吃，口感稍显清淡。若用来炒菜，便各有其妙了。单说红萝卜，拿来剥皮切条，炖上一大锅辣鱼，可谓十足的鲜香。那熟透了的萝卜条，挑了入口入胃，香香绵绵，软软舒舒，妙不可言。

走过漫长冬季的萝卜菜，还有家家户户腌制的萝卜干。随处转悠一个村子，到处弥漫着萝卜干的淡淡清香味。即便眼下生活大大改善了，萝卜干也是餐桌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记得往年母亲动手制作萝卜干，先将大萝卜切成条块，移至冬日暖阳下晾晒，一片片或红或白的薄条薄片，晒至六七成干，收起来用清水清洗干净，再放到院子里晾晒。待水分差不多晾干之后，母亲麻利地卷卷袖管，收拾到一个大盆内。然后来到檐下，精心拌入适量食盐、五香八角、大蒜、生姜等调味品，一切妥当了，便装坛密封。约摸腌制一周，腌萝卜干即可开坛食用了。

萝卜干是庄户人家喜欢的小腌菜，往昔年月，每每越冬，乡下人几乎家家离不开它，一日三餐的饭桌上，也都有它的影子。拿萝卜干直接咬了下半，或切成细条细丁入盘调味，嚼起来香咸满口，味爽脆脆。

冬天之旅，如期而至。乡土萝卜是简约，是明快，还是粗嗓门大汉。它在季节的行程上重重喊上一嗓子，冬天便有了温度。

假装一树乌柏

□ 夏兴政

寒风起，穿林打叶，秋天五彩斑斓起来，浓烈得像一段掐不死的执念。

一树落叶，未必输于一树繁花。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李渔以为“木之以叶为花者，枫与柏是也。枫之丹，柏之赤，皆为秋色之最浓”。一棵乌柏正静静地立在小区休闲广场的健身步道上。树身向草地倾斜，旁逸斜出的枝条，宛如少女纤细的柔臂，那心形的叶片，饱经风霜浸润，由碧绿而橙黄而微红，风一吹，叶片沙沙，脱离枝条，奔向大地的怀抱。树下，层叠着一片片、一丛丛，或红或黄，或橙或绿的落叶，吞吐着穿透林间的阳光，闪耀出生命最华彩的光泽。从缘树而萌发，到繁茂而凋零，生于树归于土，像游子，总有远方招引，终有故土要回，生死轮回，缘起缘灭，只在那滑过枝条的一道美丽弧线。

乌柏瘦，那些流连枝头的叶，柔弱而坚韧，单凭方寸之躯与寒风争夺着屈指可数的光阴。她们或纤巧或丰盈，或淳朴或妖艳，似多情的贵妃轻歌曼舞，感化离心的君王，又仿佛浪漫的诗人轻步吟哦，迷失山林、了无牵挂。

这处累积下片片落叶的空地，俨然成为网红打卡地。一些情侣徜徉在乌柏树下、落叶堆间，舒展着各种美妙的身姿。甚至，有一位精神矍铄的长者，踏着落叶练起太极，随着全身柔绵而有力的摆动，双手如白云般或舒或卷，握拳、转腿、推掌，刚柔相济，轻灵圆活，动作如行云流水，身形似出水蛟龙。那一片片五彩斑斓的落叶，伴着转动的脚步、意动的气流欢快地跳跃起来。

我和妻子经常来这里散步，目睹着这优美的风景，她也兴致勃勃地奔向落叶间，拾起一捧叶片，向空中轻轻挥洒。霎时，纷纷扬扬的叶片弥散开，缓缓划过她的长发、脸庞和身体，像一条条回归大海的鱼儿，瞬间淹没在这一片草丛里。

江南，气候温润，极适合乌柏生长繁衍。四月，乌柏抽出嫩黄的新叶，慢慢换上一身绿装，微风拂过，菱状倒卵形的柏叶翩翩起舞，光影在枝叶间飘摇。春末夏初，黄绿色的花序从枝叶间垂散下来，挤满密密麻麻的小花。别看花序长长的一串，却只在顶端结出果实。中秋过后，柏叶开始变色，变得娇娆而斑斓，由碧绿渐而淡黄、橙黄，直至橘红、胭脂红、鲜红、褐红，满树尽染，如火，如画，如霞。“梧桐已逐晨霜尽，乌白（柏）犹争夕照红”是绍兴的乌柏，“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柏红经十度霜”是苏州的乌柏，“乌柏婆娑解耐寒，一经霜信便成丹”是古徽州乌柏……“我仿佛记得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柏，新禾，野花……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个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鲁迅先生记忆里的江南烟村行舟，自然不可或缺乌柏的身影。

深秋的婺源、塔川，层林尽染，恍若世外桃源、人间仙境。除了青山白云，粉墙黛瓦的民居交相辉映外，最令人流连的便是那一树树燃烧着红色、黄色、绿色火苗的乌柏了。那一抹抹绯红、橙黄、碧绿，灿若云霞，唯摇在田间、水岸、道旁，点燃了这些唯美的古村落。

心有草木，每一步都是曼妙的旅行。我生活的小城，虽不似婺源、塔川的乌柏成片成林那般浓烈，那般与粉墙黛瓦的古徽州村落相扶相依。但在广场边、大道旁、山野间，依然随处可见，一两棵、三五棵，肆意张扬，热情奔放，把小城装扮得多姿多彩、生机盎然。

跑马山，地处小城朱方路与沪宁城际铁路之间，面积不广，因相传清兵曾在此练马得名。如今已属“城市山林”，无马可跑，成为周边居民健身休闲之处。山上山下，天地一片素净，唯有风吹乌柏树……“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恍惚间，我

仿佛看见，那“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苦苦思念着远方恋人的少女，徘徊在落叶丛中，在这红艳如霞的秋天，唯有将那满腹相思寄托给染黄染红秋叶的柔风了。

远乡是一壶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老酒，一渡无法抵达的彼岸，有太多的刻骨铭心、望穿秋水、肝肠欲断，纵使无数的伤春伤秋伤情的痴男怨女为之奋不顾身、飞蛾扑火，为之前赴后继、生生不息。远乡在哪？我四顾茫然，湮没在滚滚尘世之中，整日为生计打拼，心中一潭死水，再无伤春伤秋伤情的冲动。

三

几经风霜雨雪，乌柏抖落一身娇艳，只剩一树寒枝和星星点点的乌柏子。“偶看柏子梢头白，疑是江梅小着花。”这缀满枝头的圆润洁白的果实颇有些寒梅初绽的意味。乌柏子外包装的蜡质可提炼柏油。《天工开物膏液》记载：“燃灯则柏仁内水油为上，芸薹次之，亚麻子次之，棉花子次之，胡麻次之，桐油与柏混油为下。”据说，乌柏子用水煮出油来，用细竹签或粗棉线裹上一层薄薄的棉花，伸进煮开的柏油里，取出的竹签或棉线上会凝固成一层白蜡。白蜡可制成蜡烛，如在柏油中添加红色的染料，便是“红烛”了。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年少轻狂，听雨也要美人相伴、红烛相映，却不知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过后，那一声声孤雁哀鸣，一簌簌寒风、一滴滴苦雨，风雨飘摇，天涯孤旅，何等凄苦悲凉。乌柏无悔变红烛，红烛无心映离愁，心有草木，缘生缘灭，才有不同的风景，有缘，心息相通，无缘，咫尺天涯。

我假装一树乌柏，散去浮华与执念，躲进山野之间，不去想何时雨过晴空，佳人相约，红烛相对，星光满天，花好月圆；不去想远乡缥缈，何时归途，只是默默地献出一片红、一片橙、一片绿，装扮一个秋。



秋彩宝华 徐璨 摄

路边剃头摊

□ 顾种培

概这位兄弟以为我是“铁公鸡”吧。各种搞笑调侃，就是没有一个真诚夸奖的。手机里热闹了半天。过后隐隐感觉大家的留言都认为我是在编故事。

第二天下午，我又借口理发找到那位胖师傅，看到他戴着老花镜正在聚精会神地给一位顾客掏耳朵。我点了根烟，在附近转了一圈。

老师傅记性很好，还认识我，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坐下后，主动试探地问：你们在这路边摆摊理发，城管怎么允许的呀？

老师傅边认真地为我理发边说：我们这几个路边剃头摊位是得到上面批准的，说这是复古、怀旧，是一道风景！亲民、为民，稳定社会！政府应大力支持。很快让市场监管局给我们每人发了营业执照，卫生局免费给我们体检后发了《卫生许可证》，城管局发了摊位证，环卫部门每天都有人来帮助打扫卫生，一位好心的老板，每年给我们每个摊位免费送来一把大遮阳伞，已连续好几年了！

也许因为我是回头客，老师傅亲热地继续说：我们这几个剃头的师傅，最小的73岁，最大的已85岁，我今年也76了，都是剃了大半辈子的头。儿女都已成家，过得都很好，我们都有养老金，吃穿不愁。就是做了一辈子手艺，年纪大了，闲在家里反而不舒服。又不会打牌打麻将，跳舞健身也不是我们的爱好。现在的美容厅美发厅又不会招我

们老头子去打工，自己租个门面，租金又贵，剃个老实头，经济上划不来。我们这几个玩得好的同行老头子一商量，决定到市场管理局给我们每人发了营业执照，下雨天休息。我们事先也立下一条行规：服务要周到、要热情、收费要低廉，还要注意城市文明形象！想不到，摊子摆开后，政府相当支持和关心！有人赞扬我们老头子：这是低价为人民服务！低价为社会服务！

我忍不住又问，生意还好吗？老师傅接过我的话，我们现在并不像年轻时那样，剃头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纯粹是边剃头边玩乐。到我们这里来剃头的几乎全部是附近的老年人，都是熟客，边剃头边闲聊，不剃头的也常来坐坐拉拉家常。有时，还有外地游客路过，出于好奇，也有坐下来剃个头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老式剃头剪刀工具，老师傅抖手中的剃刀笑着递到我眼前说。我们坚持剃头每次只收5元钱！后面没有客人等时，还免费敲敲肩背，掏掏耳朵。

谈笑间，老师傅已帮我理好了发。我递上5元钱，老师傅笑着客气地说：都成老朋友了，不要给钱了。边说边伸手好像是准备掏香烟，我赶紧掏出香烟敬上一根，急切地说：抽我的，抽我的，钱一定要收。

跟老师傅握手告别后，我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回首望去，眼前这样的风景，就是人间的烟火，就是诗和远方！

新民洲组诗

□ 赵康琪

重读散文《青春路》

那是“向困难进军”的岁月
一条在苇滩上拓出的小路，像从四面涛声和青春的澎湃热情中抽出的长槽，急切摇醒这片沉睡于野鸭、大雁羽翼下的荒洲

你，来自北京的“袁鹰同志”
一夜无眠，“聊避风雨”的
芦柴窝棚中，垦荒的篝火与几千颗

年轻的心，在你的笔尖燃烧
词、句随之灼热、明丽、跳跃

向刚刚犁开的肥沃土地
深情播下比五谷更繁茂的预言
那条长着野草、飞扬芦花的小路
连同一个个窝棚，果然
失踪于绿洲万亩的丰硕之中

你当作种子播在新民洲的文字
形散，神至今未散。他们
无论男女，是你刻画在岁月深处
风涛万里挟不走的种

注：著名作家袁鹰的散文《青春路》刊于《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日

向新民洲索取一束芦花

半江晚霞，辉映的应是一座
垦荒纪念碑的巍峨，但在
高高的江堤下，仍如一片扁舟
扬帆、沉浮、搏浪
载动从芦滩至绿洲的沧桑

最初的帆，是60年前被称为
新民的身影。秋风挥舞无边的
芦花

赠予他们满头，满身似雪飘飘
仿佛，与初升的江月
相互证明一尘不染

一部新民洲创业史，像大江
千回百折，被汗水和理想灌溉的
情节

将纯粹的青春从荒滩
推向稻麦、果实成熟的芬芳季节
将芦花的美丽，当作书签
夹入这部史书，此刻月下翻开
依然向我摇曳一片洁白

临港产业园连江通洋，崛起的
姿势，披上灯火璀璨的时尚风衣
与篝火映红的外处地并不遥远
相距，只是两个动人篇章
之间的一束芦花

良种

曾经，在苍苍葭葭的深处
他们以锄头、铁锹、犁刀
象征青春的锋芒，将荒滩拓成
分晓五谷丰饶的偌大产床

又一代新民，驾驭“机械化”+“智能

化”
与风生水起的新时代，一起来了
他们引日益碧绿的滔滔江流，灌溉

一个将种子播在中国人手中的金色理念
六千亩稻麦良种基地的每一片绿叶

蓬勃抒写生态农业的青春季

环江堤由蓊郁的植被护岸
任满江绽放的浪花镶一道美丽
花纹

新民洲呵，像一个盛满良种的青
花瓷罐

春夏秋冬的风雨阳光下
春涨潮落的涛声里，都被他们
深情抱在怀中，如同端紧
无数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女的花边饭碗

俯身倾听，每一颗正在灌浆的
穗粒

都饱满着梦想，渴望飞翔
年年在大江南北孕育另一片
辽阔、繁茂的麦浪和稻海
孕育一首首内涵宏富、色彩灿烂
气质芬芳的丰收交响曲
萦绕千家万户的舌尖